

明

史

明史卷三百四十四

列傳一百九十五

鄒元標

顧憲成

高攀龍

馮從吾

孫慎行 林鈺

鄒元標字爾瞻吉水人九歲通五經稍長師事泰和胡直即有志聖學舉萬曆五年進士觀政刑部時張居正喪父奪情元標憤抗疏切諫且曰陛下以其有利社稷耶居正才雖可爲學術則偏志雖欲爲自用太甚試舉其設施乖張者如州縣入學限以十五六人有司希指更損其數是進賢未廣也諸道決囚亦有定額所司懼罰數必取盈是斲刑太濫也大臣持

祿苟容小臣畏罪緘默有今日陳言而明日獲譴者
是言路未通也臣過黃河見泛濫爲災民有駕蒿爲
巢噉水爲食者而有司不以聞是民隱未周也其他
用刻深之吏沮豪傑之才又不可枚數矣伏讀勅諭
朕學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既去前功盡隳陛下言
及此宗社無疆之福也雖然學固未成矣弼成聖學
者未可謂在廷無人也志固未定矣輔翼聖志者未
可謂在廷無人也且幸而居正丁艱猶可挽留脫不
幸遂捐館舍陛下之學將終不成志將終不定耶此
臣所未鮮也臣觀居正疏言世有非常之人然後辨

非常之事若以奔喪爲常事而不屑爲者不知人惟
盡此五常之道然後謂之人今有人於此親生而不
顧親死而不奔猶自號於世曰我非常人也世不以
爲喪心則以爲禽彘可謂之非常人哉疏就懷之入
朝適廷杖吳中行等四人元標俟杖畢取疏投中官
中官詰之紹曰此乞假疏也及入居正大怒亦廷杖
八十謫戍都勻衛衛在萬山中夷獠與居元標處之
怡然益究心聖學學以大進有御史巡方者承居正
指將害元標其人行次鎮遠忽一夕暴死謫居六年
居正沒召拜吏科給事中十一年八月首陳培聖德

親臣工肅憲紀崇儒行飭撫臣五事尋勅禮部尚書
徐學謨不協人望南京戶部尚書張士佩倖進兩人
並罷去明年正月慈寧宮災復上時政六事言皆切
直其保聖躬謂臣曩進無欲之訓已蒙嘉納陛下試
自省果無欲耶寡欲耶語云欲人勿聞莫若勿爲陛
下誠宜翻然自省加意培養當是時帝方壯齡留意
聲色游晏謂元標刺已怒甚降旨譴責首輔申時行
以元標已門生而勅罷其姻徐學謨亦不能無憾遂
謫南京刑部照磨唐就遷兵部主事召改吏部進員外
郎以病免十八年起補驗封其冬陳吏治十事民瘼

八事既幾萬言所司不能盡用也時文選缺員外郎尚書宋纘請用元標又不獲命纘連疏趣之給事中楊文煥御史何選亦以爲言帝怒詰責纘謫文煥選於外而調元標南京刑部尚書石星論救亦被譴讓元標居南京三年移疾歸久之起本部郎中不赴旋遭母憂自是里居講學從游者日衆名高天下時帝擯棄忠良後先接踵中外疏薦遺佚凡數十百上莫不以元標爲首薦者愈多帝愈不用家食三十年光宗立召拜大理寺卿未至進刑部右侍郎天啓元年四月還朝首進和衷之說言今日國事皆二十年諸

臣醞釀所成往者不以進賢讓能爲事日惟錮賢逐能而言事者又不降心平氣專務分門立戶奈之何朝野不多事也臣謂今日急務惟朝臣和衷而已朝臣和天地之和自應向之論人論事者各懷偏見偏生迷迷生執執而爲我不復知有人禍且移於國此不和之流弊也今與諸臣約論一人當惟公惟平毋輕操筆端論一事當懲前慮後毋輕試耳食以天下萬世之心衡天下萬世之人與事則議論公而國家自享安靜和平之福因薦余宗濬李邦華等十八人帝優諾褒納居二日復陳拔茅闡幽理財振武教事

及保泰四規且請召用葉茂才趙南星高攀龍劉宗周丁元薦而恤錄羅大紘雒于仁等十五人帝亦褒納初元標立朝以方嚴見憚晚節造詣純粹不復形崖岸務爲和易或譏其遜初仕時元標笑曰大臣與言官異風裁蹕絕言官事也大臣非大利害卽當護持國體可如少年倖動耶時朋黨方盛元標心惡之思解散其黨故其所薦引不高一途嘗欲舉用李三才因言路不與元標卽中止王德完譏其首鼠元標亦不較南御史王允成等以兩人不和請帝諭解元標言臣與德完初無纖芥此必有人交構其間臣嘗

語朝士曰方今上在冲歲敵在門庭祇有同心共濟
僅復黨同伐異在國則不忠在家則不孝世自有無
偏無黨之路柰何從室內起戈矛耶其持論和平如
此時帝嗣位已久而先朝廢死諸臣猶未贈卹元標
再陳闡幽之典言益懇切其年十二月改吏部左侍
郎未上拜左都御史明年典外察去留惟公御史滿
汝楨過庭訓雅有物議及庭訓秩滿汝楨注考溢美
元標疏論之兩人並引疾去已言丁巳京察不公而
禁錮異已請收錄章家楨丁元薦史記事沈正宗等
二十二入由是諸臣多獲昭雪又言明詔收召遺佚

而諸老臣所處猶是三十年前應得之官宜添注三品崇秩昭陛下褒尊者舊至意帝納其言於是兩京太常太僕光祿三卿各增二員孫慎行之論紅丸也元標亦上疏曰臣聞乾坤所以不毀者惟此綱常綱常所以植立者恃此信史臣去年舟過南中諸縉紳爭言先帝倅然而崩大事未明臣初不信既入都爲人言先帝盛德且速登信史諸臣曰言及先帝彌留大事令人閣筆孰敢領此臣始有疑於前日之言元輔方從哲不伸討賊之義反行賞奸之典卽謂無其心何以自解於世且從哲秉政七年未聞建樹何事

但聞馬上三日三趨戰喪我十萬師徒試問誰秉國
成而致先帝震驚誰秉國成而使奸人闖宮誰秉國
成而使豺狼當路愴邪亂政從哲何詞以對從來懲
戒亂賊全在信史失今不成安所底止會內廷多為
從哲地者竟置不罪元標自還朝以來不為危言激
論與物無猜然小人以其東林也猶忌之給事中朱
童蒙郭允厚郭興治慮明年京察不利已潛謀驅逐
會元標與馮從吾建首善書院集同志講學童蒙首
請禁之元標疏辨求去帝已慰留允厚復疏劾語尤
妄誕時魏忠賢已竊柄傳旨宋室之亡由於講學將

加嚴譴賴葉向高力辨且乞同去乃得溫旨而興治
及允厚復交章力攻興治至比之山東妖賊元標連
疏請益力詔加太子少保乘傳歸陛辭上老臣去國
情深疏歷陳軍國大計而以寡欲進規人爲傳誦四
年卒于家明年御史張訥請毀天下講壇力誅元標
忠賢遂矯旨削奪崇禎初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諡
忠介童蒙等既劾元標遂得罪清議尋以年例外遷
及忠賢得志三人並召還甫歲餘允厚至戶部尚書
太子太保童蒙至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母死不持
服爲忠賢建生祠興治亦加至太僕卿忠賢敗三人

並麗逆案云

顧憲成字叔時無錫人也為諸生即有成名舉萬曆四年鄉試第一八年成進士授戶部主事益以名節自砥時張居正枋國政尚操切憲成上書座主申時行極陳時弊無所諱居正聞而銜之及居正寢疾朝士爭奔走祈禱憲成獨不往同官私署其名憲成聞馳往削去居正既沒以時望改授吏部請告歸起歷稽勲司員外郎十五年大計京官左都御史辛自修失執政意工部尚書何起鳴拾遺被劾從而訐之吏科陳與郊亦希指攻擊自修遂罷去御史高維崧等

四人合疏劾起鳴亦被斥於是憲成不平抗疏言諸
臣去留不協公論語侵執政并及言官之附執政者
請令諸人各自反疏入帝不懌謫桂陽州判官明年
量移處州府推官以憂去服闋起官泉州擢吏部考
功主事歷本司員外郎二十一年三王並封命下偕
同官陳九不可且曰陛下之元子衆子皆皇后之子
也王恭妃鄭貴妃不得而私之統於尊也豈必如輔
臣王錫爵之請頒拜皇后爲母而後稱子哉又貽書
錫爵力辨事竟獲寢其時考功郎中趙南星以京察
忤政府至削籍憲成言臣與南星同事南星斥臣不

當獨留不報累遷文選郎中力杜私謁權貴不得聞
其說錫爵嘗語憲成曰當今有一異事政府之是非
天下必欲反之憲成曰吾見天下之是非政府必欲
反之耳錫爵嘿然先是吏部關尚書錫爵欲用羅萬
化憲成曰往者內閣不尚用詞林今已悉爲所據止
銓衡一席可爲外僚展采地詞林又欲據之耶力持
不可乃用陳有年後廷推閣臣萬化復不預諸執政
憲曰始推吏部謂詞林不當預今推內閣亦不當預
耶萬化乃獲推會帝報罷而止及是錫爵將謝政廷
推代者而帝先所降旨有不拘資品語憲成及有年

乃以故大學士王家屏故禮部尚書沈鯉故吏部尚書孫鑰禮部尚書沈一貫左都御史孫丕揚故吏部侍郎鄧以讚少詹事馮琦七人名上帝覽之不悅責曰原旨不拘資品乃先年陸光祖自爲己地今何又推冢宰及總憲非徇私取其并上先所推姓名有年等乃列上初推沈鯉李世達羅萬化陳于陸趙用賢再推朱賡于慎行石星魯同亨鄒以讚十人帝簡用于陞一貫而下旨切責曰世達乃總憲家屏故輔臣安得並推且閣臣當由特簡不當吏部專擅其譴憲成雜職制下舉朝大駭戶科右給事中盧明諷抗疏

論救帝怒貶明諫秩斥憲成爲民兵科右給事中遂
中立申救憲成明諫帝益怒貶中立秩斥明諫爲民
廷臣乃不敢復救憲成既廢名益高中外推薦無慮
百十疏帝悉不報至三十六年始起南京光祿少卿力
辭不就四十年五月卒於家年六十三天啓初贈太
常寺卿魏忠賢亂政其黨石三畏追論之遂削奪崇
禎初贈吏部右侍郎諡端文憲成姿性絕人幼從師
講孟子至養心莫善於寡欲難曰竊謂寡欲莫善於
養心心爲主主強則欲自退聽師大異之曰舉業不
足以限于曷問道方山薛先生乎方山者武進薛應

旂也應旂見之大喜授以考亭淵源錄憲成自是有志聖學暨削籍里居益覃精研究其時海內學者率流入二氏憲成深憂之故其爲學一以程朱爲宗力闢無善無惡心之體之說邑故有東林書院宋楊時講道處也憲成與弟允成修復之三十二年落成偕同志高攀龍錢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輩講學其中當是時士大夫抱道忤時者率退處林野而東南諸郡邑尤多於是聞風嚮附學舍至不能容憲成常曰官華穀志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志不在生民上至水邊林下志不在世道上君子無取焉故其講習

之餘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而朝士慕其風者多
遙相應和由是東林名大著而朝端忌嫉者亦多既
而李三才被論憲成貽書葉向高孫玉揚爲之延譽
御史吳亮乃刻之邸抄中於是攻三才者大譁而一
時輕浮好事如于玉立黃正賓輩亦附麗其間爲之
鼓動聯絡以故東林益叢議御史徐兆魁遂騰疏攻
之極其醜詆嗣後攻擊者不絕憲成既沒攻者猶未
止諸凡救李三才者爭辛亥京察者衛國本者發韓
敬科場弊者請行勘熊廷弼者抗論張差擬擊者最
後爭移宮紅丸者忤魏忠賢者率指日爲東林抨擊

無虛日於是朋黨之禍中於國歷四十餘年迄明亡而復已

高攀龍字存之無錫人少讀書輒有志程朱之學舉萬曆十七年進士授行人四川僉事張世則進所著大學初義其說一遵古本詆程朱章句之誤請頒之天下攀龍憤抗疏力駁其謬其書遂不行二十一年冬趙用賢李世達被訐去位朝論多歸咎王錫爵攀龍復抗疏曰近見朝宁之上善類擯斥一空大臣則孫繼李世達趙用賢去矣小臣則趙南星陳泰來顧允成薛敷教張納陞于孔兼賈岩斥矣邇李禎魯乾

亨復不安其位而乞去矣。選卽孟化鯉，又以推用言官張棟空署而逐矣。夫天地生才甚難，國家需才甚亟，廢斥如此，後將焉繼？致使正人扼腕，曲士彈冠，常人有爲善之心，而中疑小人有爲惡之志，而愈決世道人心，何可勝慨！且今陛下朝講久輟，廷臣不獲望見顏色，天言傳布，雖曰聖裁隱伏之中，莫測所以，故中外羣言不曰輔臣欲除不附已，則曰近侍不利用。正人臣伏思之，陛下深居九重，亦曾有以諸臣之賢否陳於左右者乎？陛下於諸臣亦嘗一思其得罪之故乎？果以爲皆由聖怒，則諸臣自孟化鯉而外未聞

忤旨何以皆至罷斥即使批鱗逆耳如董基等其人
陛下已嘗收錄何獨於諸臣不然臣不能不深憂於
其間矣竊恐陛下有祛邪之果斷而左右反借以行
媚疾之私陛下有容言之盛心而臣工反道以拒諫
諍之誦傳之四海垂諸史冊爲聖德累不小輔臣王
錫爵等跡其自待若愈于張居正申時行察其用心
何以異於五十步笑百步即如諸臣之罷斥果以爲
當然與則是非邪正一恆人能辨之何忍自昧其良
心果以爲不當然與則深眷隆遇孰逾輔臣何忍坐
視至尊之過舉得毋內洩其私憤而利於斥逐之盡

乎末力詆鄭材楊應宿讒諂宜黜應宿亦疏許攀龍
語極妄誕疏並下部院議請薄罰兩臣稍示懲創帝
不許錫應宿二秩謫攀龍揭陽添注典史御史吳弘
濟等論救并獲譴攀龍之官七月以事歸尋遭親喪
遂不出家居垂三十年言者屢薦帝悉不省熹宗立
起光祿寺丞天啓元年進少卿明年四月疏劾戚畹
鄭養性言張差杖擊寶養性父國泰主謀今人言籍
籍咸疑養性交關奸宄別懷異謀積疑不解當思善
全之術慮受李如楨皆鄭氏私人交通劉保如楨失
地喪師不可不按崔文昇亦鄭氏腹心故用泄藥罪

在不赦陛下僅行斥逐而文昇猶潛住都城意欲何
爲宜勸養性還故里急正如損文昇典刑用章國法
疏入責攀龍多言然養性卒遣還籍孫慎行之論紅
丸也攀龍歸責方從哲語尤峻切尋改太常少卿疏
陳務學之要固言方從哲之罪非止紅丸其最大者
在交結鄭國泰國泰父子所以謀危先帝者不一始
以張差之捷繼以美姝之進終以文昇之藥而從哲
實左右之力扶其爲鄭氏者力鋤其不爲鄭氏者一
時人心若狂但知鄭氏不知東宮此賊臣也討賊則
爲陛下之孝而說者乃曰爲先帝隱諱則爲孝此大

亂之道也陛下念聖母則宜選侍之罪念皇考則隆選侍之恩仁之至義之盡也而說者乃曰爲聖母隱諱則爲孝明知聖諭目爲假託忠如揚逮謗爲居功人臣避居功其居罪居父有急袖手旁觀此大亂之道也故惑於其說孝也不知其爲孝不孝也以爲大孝忠也不知其爲忠不忠也以爲大忠忠孝皆可變亂何事不可妄爲故方從哲鄭養性不容不討奈何猶令居輦殺下不一按問耶時從哲輦與樓甚固摘疏中不孝語激帝怒將加嚴譴賴葉向高力救奪祿一年旋改大理少卿鄒元標之建書院攀籠與焉疏

請與元標同罷且曰講學何罪頓空法紀之臣禁學
何名發自聖明之世有詔留之三年進太僕卿其冬
擢刑部右侍郎明年八月拜左都御史先是楊漣等
羣擊魏忠賢勢已不兩立及葉向高去國魏廣微日
導忠賢爲惡勢尤岌岌而攀龍爲趙南星門生兩人
並居要地忠賢益側目會御史崔呈秀按淮揚還攀
龍發其穢狀南星識戍之呈秀窘急走忠賢所乞爲
義兒遂摭議謝應祥事嚴旨詰責攀龍遽引罪去已
南京御史游鳳翔出爲知府訐攀龍挾私排擠詔復
鳳翔故官削攀龍籍呈秀憾不已必欲殺之竄名李

實勅周起元疏中遺縱騎往逮攀龍從容整衣冠自
沉於池遺表言臣雖削奪舊爲大臣大臣受辱則辱
國謹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遠近莫不傷之呈秀
聞其死憾猶未釋矯詔下其子世儒吏刑部坐世儒
不能防閑其父謫爲徒崇禎初贈太子少保兵部尚
書諡忠憲授世儒官先是海內學者率宗王守仁其
流至恣肆混釋老爲一攀龍心非之故其學一本濂
洛以靜爲主操履篤實涵養邃密粹然一出於正即
東林講學諸儒咸不能及常自言少年氣節自矜雖
重譴不悔及逮竄嶺南道中值風雨因卧舟中數日

一日登陸入旅店忽見桃花爛然遽有悟從此覺事
事有異并氣節之想亦不復存文震孟嘗語人曰吾
生平心服高忠憲事皆合道繼之者惟華允誠然自
然與勉強終有別也時以爲篤論

馮從吾字仲好長安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改庶吉士
授御史巡視中城卷人脩刺進謁拒却之禮科都給
事中胡汝寧傾邪狡穢廷臣累劾不能去從吾疏發
其奸遂調外時當大計以從吾司偵邏苞苴絕跡二
十年正月見帝怠於政事抗章言陛下郊廟不親朝
講不御章奏留中不發諸臣言之諄諄而陛下聽之

藐藐陛下試觀戊子以前四齋効順海不揚波天下何等景象也已丑以後南倭告警北寇渝盟天變人妖疊出累告天下又何等景象也厲精之效如彼息穀之惠如此夫今不圖長此安極近頒勅諭謂聖體違和欲借此自揜不知鼓鐘於宮聲聞於外陛下每夕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言稍違輒斃杖下外廷無不知者天下復世安得而欺也願陛下勿以天變爲不足畏勿以人言爲不足恤勿以目前晏安爲可恃勿以將來危亂爲可忽宗社幸甚跪入帝大怒欲廷杖之會仁聖太后壽旦閣臣力解得免尋

告歸起廵長蘆鹽政掣已惠商奸宄敏述既還朝適
帝以軍政故大熟兩京言官從吾亦削籍猶以前疏
故也從吾生而純懿長志濂洛之學及許孚遠來督
學政遂受業焉至是杜門謝客取先正格言體驗身
心造詣益邃家居二十五年光宗踐阼起尚寶卿進
太僕少卿並以兄喪未赴俄改大理天啓二年擢左
僉都御史甫兩月進左副都御史廷議三案從吾謂
李可灼以至尊嘗試而許其引疾當固何心至杖擊
之獄與發奸諸臣爲難者卽奸人也由是羣小惡之
已與鄒元標共建首善書院集同志講學其中見惡

加甚給事中朱童蒙遂疏詆之從吾言宋之不競以
禁講學之故非以講學故也我二祖表章六經天子
經筵皇太子出閣皆講學也臣子以此望君而已則
不爲可乎先臣王守仁當兵事倥偬不廢講學卒成
大功此臣等所以不恤毀譽而爲此也因再稱疾求
罷帝溫詔慰留而給事中郭允厚郭興治復相繼詆
元標甚力從吾又上言臣壯歲登朝即與同志楊起
元孟化鯉陶望齡輩立講學會自臣告歸乃廢是京
師講學昔已有之何至今日遂爲詬厲因再疏引歸
四年春起南京右都御史累辭未上召拜工部尚書

會趙南星高攀龍諸賢相繼去國遂連疏力辭予致
仕明年秋魏忠賢黨張訥疏詆從吾遂削籍鄉人王
紹徽素與從吾不協至是爲吏部使所善喬應甲來
巡撫捃摭百方卒無所得隙但毀書院曳先聖像擲
之城隅以挫辱之從吾不勝憤悒得疾卒崇禎初復
官贈太子太保諡恭定從吾學行純粹立朝光明俊
偉學者稱少墟先生

孫慎行字聞斯武進人幼習聞外祖唐順之緒論即
嗜學有立志萬曆二十三年舉進士高第授編修累
官左庶子數謁告里居鉅戶息交覃精理學當事請

見率不納有以政事詢者謝之曰吾儕所聞多浸潤
膚受寧若公庭兼聽之爲審耶卒不答四十一年五
月由少詹事擢禮部右侍郎署部事當是時郊廟大
享二十餘年不躬親東宮輟講至八年皇長孫九齡
未就外傅溺愛福王不遣之國瑞王二十三未婚楚
宗人父錡未釋代王廢長立幼久不更正臣僚章奏
一切留中福府莊田取盈四萬頃慎行首疏並懇懇
切諫已念東宮開講皇孫出閣係宗社安危疏至七
八上代王之廢鼎涓立鼎莎也羣臣爭者百餘疏帝
皆不行卒以慎行屢疏獲更置楚宗人擊殺巡撫爲

首六人已論死復錮英媿等二十三人於高牆禁蘊
鈔等二十二人於遠地時咸稱寃至是慎行力白其
非叛諸人竟獲釋是時儲位雖定福王尚留京師宵
小多窺伺朝野危疑廷臣請之國者愈衆帝愈遲之
慎行既已十餘上不見省最後責她設計留王慶太
后七旬壽節始啓行羣議益籍籍慎行乃合文武諸
臣伏闕力請內閣葉向高亦爭之強帝不得已許明
年季春之國羣情始安時朋黨漸成慎行素講學東
林爲時所忌明年吏部缺侍郎廷議改右侍郎李銜
於左而以慎行爲右命俱未下御史過庭訓因言銜

未履任何以復推慎行給事中忝詩教和之慎行遂
四疏乞歸不得則出城候命帝乃許之已而京察御
史韓汝等以趣福王之國謂慎行邀功列之拾遺疏
中賴帝察慎行無罪獲免熹宗立召拜禮部尚書明
年四月還朝上疏曰先帝驟崩雖云夙疾實緣醫人
用藥不審閱即報知李可灼紅丸乃首輔方從哲所
進夫可灼官非太醫紅丸不知何藥乃敢突然以進
昔許悼公飲世子藥而卒世子即自殺春秋猶書之
焉弑然則從哲宜何居速劄自裁以謝先帝義之上
也合門席藁以待司寇義之次也乃悍然不顧至舉

朝共攻可灼僅令回籍調理豈不以已實薦之恐與
同罪與是從哲縱無弑之心却有弑之事欲辭弑之
名難免弑之實實錄中即欲爲君父諱不敢不直書
方從哲連進藥二丸須臾帝崩恐百口無能爲天下
萬世解也然從哲之罪實不止此先是則有皇貴妃
欲爲皇后事古今有天子既崩而立后者乎儻非禮
官執奏言路力持幾何不貽禍宗社哉繼此則有諡
皇祖爲恭皇帝事歷考晉隋周宋其末世亡國之君
率諡曰恭而以加之我皇祖豈真不學無術實乃呪
詛君國等於亡王其設心謂何後此則有選侍垂簾

聽政事劉遜李進忠么麼小豎何遂膽大揚言說者謂二豎早以金寶輸從哲家若非九卿臺諫力請移宮選侍一日得志陛下幾無駐足所聞爾時從哲濡遲不進科臣趣之則云遲數日無害任婦寺之縱橫忍君父之捏枉爲大臣者宜爾乎臣在禮言禮其罪惡逆天萬無可生之路若其他督戰悞國周上行私縱情蔑法干犯天下之名義釀成國家之禍患者臣不能悉數也大抵從哲挾私任術寡廉鮮恥其智力不用以奉公室而用以趨私門其權謀不用以扞外侮而用以耗國脉春秋無將漢法不道陛下宜急討

此賊雪不共之讎母詢近習近習皆從哲所攀援也
母拘忌諱忌諱即從哲所布置也并急誅李可灼洩
神人共憤疏出朝野避之而近習多爲從哲地者帝
乃報曰舊輔素稱忠慎可灼進藥原出先帝意卿言
雖忠愛事屬傳聞并進封移官事當日九卿臺諫官
親見者可據實會奏用釋牽疑於是從哲疏辨刑部
尚書黃克纘右從哲曲爲之辨慎行憤復疏折之有
曰由前則過信可灼有輕進藥之罪由後則曲庇可
灼有不討賊之罪兩者均無辭乎哉也從哲謂移官
有揭但諸臣之請在初二從哲之請在初五爾時章

既入乾清不入慈慶者已三日國政幾於中斷非他
輔臣訪知與羣臣力請其害可勝言哉伏請聖諭輔
臣義在體國為朕分憂今似此景象何不代朕傳諭
一言屏息紛擾君臣大義安在又云朕凌虐不堪晝
夜涕泣六七日夫從哲為顧命元臣使少肯義形於
色何至今至尊憂危如此惟阿婦寺之意多戴聖明
之意少故敢於凌皇祖悖皇考而欺陛下也未復力
折克繼之謬章並下廷議既而議上惟可灼下吏戍
邊從哲竟置不罪天下聞而恨之山東撫臣奏五月
二十五日日中月星並見慎行以為大異疏請修省

語極危切秦王誼德由旁枝進封其四子法不當封
郡王厚賄近倖遂得俞旨慎行堅不奉詔三疏力爭
不得遂謝病去無何廷推閣臣以慎行爲首盛以弘
次之魏忠賢抑不用用顧東謙等四人朝論大駭葉
向高連疏請用兩人竟不得命已忠賢大熾議修三
朝要典紅丸一案以慎行爲罪魁其黨張訥遂上疏
力詆有詔削奪未幾劉志選復兩疏追劾詔撫按提
問遣戍寧夏未行莊烈帝嗣位以故免崇禎元年命
以故官協禮詹事府力辭不就慎行學既深造其操
行嶢然不淄爲一時縉紳冠朝士教推轂入閣爲王

永光所排迄不獲用八年廷推閣臣屢不稱旨最後
以慎行及劉宗周林釡名上帝即召之時慎行已得
疾既入都未及陛見而卒贈太子太保諡文介釡同
安人由進士高第授編修再遷司業監生陸萬齡請
建魏忠賢祠於國學與先聖並列詔許之萬齡遂置
籍釡金請釡題其首釡憤舉筆塗抹即夕掛冠徑歸
忠賢大怒矯旨落職崇禎時歷禮部右侍郎謁告歸
召對稱旨命以故官兼東閣大學士輔政五月而卒
贈禮部尚書諡文穆

論曰以諸臣之品行不能不與門戶相始終而志難

嬰纏則皆以講學之故夫學也者君子所以致其道也道不可離而學可須臾廢乎昔者孔子固嘗切切憂之矣夫以孔子之所立教于萬世者而後人乃譁言之且爲之深惡而痛斥之世道至此尚忍言乎哉然削跡伐木在聖人之世已然又奚怪東林之受禍更烈於洛閩諸君子也竊謂有東林則必有魏黨有魏黨則必有學禁殆理勢之應然而又何以太息爲哉噫

明史卷三百四十五

列傳一百九十六

李汝華

王佐

董漢儒

趙彥

陳道亨

南企仲

子居業

李汝華字茂夫雅州人萬曆八年進士授兗州推官
徵授工科給事中嘗劾戎政尚書鄭洛不職及出閩
甘肅邊務洛方經畧西事主和戎汝華不謂然疏洛
畏敵貽患時將吏多侵軍資充燕饗交際汝華悉論
寘之罪請盡墾甘肅閒田充實塞下報可還朝歷吏
科都給事中汝華在垣多所糾擿初劾刑部侍郎何
源久疾源引去已劾少詹事黃弘憲巡撫王學書學

書坐罷至是復劾禮部尚書李長春不當爭枚卜侍郎韓世能無大受器兵部侍郎王基耶陽巡撫姜璧皆庸劣璧竟罷去汝華尋遷太常少卿二十三年累遷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遭時承平寇盜止息汝華一意撫循已而稅使四出議括關津諸稅輸之內府汝華以稅本餉軍抗疏力爭事獲已久之詔四方稅務盡領于有司以其半輸稅監進內府半輸戶部獨江西潘相勒有司悉由已轉輸汝華極論相違詔帝竟如相議且推行之四方有丹竹樓者萬山叢箐民處業久矣廣東守臣感訛言議勒人情大滯汝華急

止之移檄撫慰乃定在贛十四年威惠甚著進秩兵部右侍郎三十六年召拜戶部左侍郎尚書趙世卿去位遂掌部事帝賜福王莊田四萬頃詔旨屢趣不能及額汝華數偕廷臣執爭卒減四之一及王既之國詔許自遣使督租所在驛騷內使閩時詣汝州杖二人至死汝華請遵祖制隸有司盡撤還使者不納四十三年畿輔山東大饑帝既發米七萬石賑畿民汝華又議出臨德二倉十萬石平糶而山東則發太僕銀十六萬兩臨清倉儲六萬石以賑不足再以六萬石平糶又不足乃裁漕儲四十五萬石平糶且奏

行救荒數事兩地賴之先是山東饑已彌歲賦七十萬是年盡蠲又復百七十餘萬汝華以邊餉不繼請天下稅課未入內藏者暫留一年補其缺輔臣亦助爲言疏三上不報明年進尚書四十六年鄭繼之去國兼攝吏部事畿輔又饑請蠲七十二衛差役銀以蘇軍困而留保定六府稅銀賑贍陝西亦大饑斗米銀三錢至有射死知縣者汝華亦乞留稅銀賑之皆不報遼東兵事興驟增餉三百萬汝華累請發內帑不得則借支南京部帑括天下庫藏餘積徵宿逋裁工食開事例凡所爲取財之計至纖且悉已而遼東

巡撫周永春請益兵加賦汝華不能違議天下田賦自貴州外畝增銀三釐五毫得餉二百萬明年復議益兵從閔視給事中姚宗文言增賦如前又明年四月兵部以募兵市馬工部以制器再議增賦於是畝增二釐為銀百二十萬先後三增賦凡五百二十萬有奇遂為歲額自是海內騷然公私困敝而盜賊亦漸起矣當是時內帑山積廷臣請發率不應計臣無如何遂為一切苟且之畫擾及海內而樞臣徵兵乃遠及蠻方致奢崇明安邦彥相繼反用師連年又割四川雲南廣西湖廣廣東所加之賦以餉之而遼餉

仍不充天下已不可支矣汝華練達勤敏立朝無所
黨阿官戶部久於國計盈縮邊儲虛實與鹽漕屯牧
諸大政皆殫心裁劑值歲比不登意常主寬恤獨加
賦之議不能力持馴致萬方虛耗内外交訌君子不
能無譏焉天啟元年得疾累疏乞休詔加太子太保
致仕卒諡恭敏從子夢辰自有傳

王佐字翼卿鄞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工部主事歷
郎中勤於其職出爲南昌知府以節儉先僚屬鋤強
扶弱興學校浚河渠政甚有蹟歷提學副使督糧左
叅政按察使右布政使並在江西轉廣東左布政使

粵地遠物阜仕者多以污敗佐廉聲風章僚吏聞風
洗濯吏道爲變屢加耗之禁庫有奇贏十餘萬悉取
充餉奏蠲太平橋稅三萬停加派丁糧四萬頌聲載
塗孫丕揚爲吏部舉佐治行卓異四十一年擢右副
都御史巡撫江西佐官江西久民聞其來相率歡舞
於道部內故多盜爲申保甲更戍守寇暴頓衰稅監
潘相李道爲民患佐以利害開諭相俾自請減稅五
千而執治道爪牙寘之法極陳其擾民狀帝爲徵道
還併其務於相頻歲大水民饑佐設策賑救累條上
寬恤事宜民困大蘇偏州下邑多祠祀焉四十五年

以工部右侍郎總理河道疏言狼矢決口不可不塞
黃河故道不可不開至於直河泛濫泲河多淺水櫃
漸乾皆當次第興治帝可之佐乃奔走經營不惜勤
瘁居數年河隄大飭諸害畢除歲省金錢鉅萬光宗
嗣位召拜工部尚書時定慶二陵及皇極諸殿大工
同時並舉佐隨方撙節事皆倚辦而公私不虧中官
派徵川漆及雲母石諸物耗費不貲佐力請裁損已
疏言祖宗朝間命蘇杭織造旋復輟止未有如萬曆
四年至今久而不罷者今庫藏殫虛而皇祖時積幣
甚多請得停減帝並不從累加太子太傅致政歸卒

年七十三贈少保謚莊簡佐為人矜嚴寡言笑砥節
首公老而不渝在官布衣糲食妻子家居不蔽風雨
諸聲色名利之好一不足動其心一時稱純德焉同
邑董光宏字君謨舉進士歷刑部員外郎恤刑福建
平反多累遷河南提學副使品薦無遺雋以右叅政
分守河南時福藩初建宏彈壓有方群瓘咸奉約束
天祇由江西左布政使入為順天府尹執法不撓咸
畷中貴莫敢干以私擢南京大理卿見魏忠賢亂政
抗疏乞休帝嘉其恬退加兵部右侍郎以歸陸世科
字從先由進士歷知建安增城二縣增城故有斷腸

草入口即死奸民圖害富室輒服此草其家立破世
科思絕其弊令被訟者輸草根贖罪不三年其根盡
絕天啟初徵授御史出視兩淮鹽政積羨餘三十萬
歸之於官而不私時魏忠賢勢大張臺諫無不出其
門下世科獨不往遂落職歸未幾忠賢敗召復故官
亦終南京大理卿

董漢儒開州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授河南南府推官入
爲戶部主事二十三年疏除減織造裁冒濫諸事且
曰邇來朝講希御壅蔽日滋忠直沉淪災異游告九
閣三殿之間惟聞縱酒淫刑贖貨而已特事可憂不

止國計日絀已也不報朝鮮再用兵以郎中出理餉
務尋遷山東僉事進副使歷湖廣左右布政使所在
有聲四十年就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帝賜福王
莊田賁湖廣撥四千四百餘頃漢儒以無所得田請
歲輸萬金代租不聽楚宗五十餘人以獲罪楚王囚
禁者十載漢儒力言王假王也請釋繫者又為滿朝
薦卞孔時等乞宥俱不報尋以憂歸光宗立召拜工
部右侍郎旋改兵部總督宣府大同山西軍務天啟
改元遼陽失急簡精卒三千人入衛詔褒之明年秋
以左侍郎協理戎政未上擢兵部尚書時遼地盡亡

漢儒請逮治諸降將劉世勛等二十九人立誅逃將
蔡汝賢等報可毛文龍居海外屢以虛言誑中朝登
萊巡撫袁可立每代為奏請漢儒言文龍誠能鼓倡
義勇敢懃奏功誠善若猶未也曷若廣屯種以足食
厚撫恤以附衆相機觀變務出萬全不然計畫既疎
恐虛聲未可長恃也文龍以漢儒得其情甚憚之是
時細紀凌夷將士無所畏懼漢儒銳意振飭有參將
管大藩者統淮兵至天津挾餉私遁漢儒請立誅之
已得命會大藩畏罪自歸從督餉侍郎畢士釚請寬
其罰褫職立功漢儒力請寘辟且劾逃將張思任孟

淑孔罪帝卒貸大藩而命遼思任等已復上言行問
所以整肅將士使赴矢石而不辭者惟在退有必死
之法然後進有必死之心自逃將逗遛之誅廢誰不
樂就退生者大藩思任等罪狀顯暴業承明旨而所
司率屬高閹法之不行自臣部始臣竊憤之且自有
遼事以來借用才之名為弼官之地副將以下一任
奸人營求不由臣部推舉劄付之官自賣劄付中軍
之外又置中軍即如思任淑孔本市藥丐兒推埋蕩
子了無邊敵之能濫假橫金之寵致摩牙吮血侵官
剝民即立置上刑豈復為過請自今談天說劍徒還

口舌者督撫諸臣毋輕有委授帝納其言惟大藩仍
不問諸鎮援遼軍多逃逸有出塞投插部者漢儒憂
之請捕獲者立誅無赦同伍自相擒捕者重賞且給
餉以時毋使藉口缺食則逃者自少帝亦嘉納帝以
奄人王體乾宋晉魏忠賢等十二人有舊勞命所廕
錦衣官皆予世襲漢儒等據祖制及職方力爭帝不
從給事中程注御史汪泗論等合疏諫給事中朱大
典周之綱御史宋師襄胡良機特疏繼之卒不納漢
儒旋以母喪歸後忠賢大橫漢儒服闋遂不召追論
甘肅功卽家進太子太保廕子錦衣百戶卒贈少保

謹肅敘

趙彥膚施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行人累遷山西左布政使光宗嗣位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遼陽既失彥請於登萊海外諸島增兵置戍特設大將於登州控制海外從之登萊設鎮自此始天啟二年廣寧復失彥以山東為南北咽喉列上固人心練鄉兵修城墮減加派蒐將材擇守令重監司裕儲備八事詔多允行先是薊州人王森途遇妖狐為鷹所搏狐窘求救森收庇之狐斷尾謝有異香聞者輒眩任所從使森遂倡為白蓮教自稱聞香教主其徒有大小傳

頭及會主諸號妄言煽惑自畿輔蔓延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四川多有徒黨森後徙灤州石佛莊其徒繹絡輸金錢俱稱朝貢所在郡縣置公所守以傳頭飛竹籌報機事一日可數百里萬曆二十三年為有司所覺捕森繫獄論死用賄得釋思托有力者自庇乃入京師結外戚永年伯及中官王德祥敎宗姓行教自如後森弟子李國用朔立別教自稱太極古佛專以符咒召鬼衆多捨森從之兩教弟子相讐殺事盡露四十二年森復為有司所攝其弟子高應位等聚衆清涼山謀篡取森有司乃復坐森死越五年始斃

於獄其子好賢及其弟子鉅野徐鴻儒武邑于弘志
輩仍踵行其教徒黨益衆至是好賢見逮東盡陷四
方奸民思逞與鴻儒等期是年中秋諸方並起會茂
洩鉅野曹州各捕獲其傳頭鴻儒懼遂先期反自號
中興福烈帝改稱大成興勝元年用紅巾爲識五月
戊申率衆犯鄆城城中人開門納賊城遂陷俄鄒滕
嶧三縣亦陷當是時承平日久郡縣無守備山東故
不置重兵驟聞賊起人心恟懼諸不逞之徒又群起
應賊旬日衆至數萬彥遣都司楊國棟等赴討而檄
所部練兵民嚴保甲增濟寧兗州濟南曹州沂州諸

要地守卒請留京操班軍及廣東援邊軍以資征調
薦故總兵官楊肇基知兵請復官討賊命未至賊已
乘虛襲兗州為滋陽知縣楊炳拒却是月庚申齊地
火星晝見隨日而行人心益懼六月都司廖棟等督
兵擊鄆城賊大破之燬其巢遂復鄆城其別部犯鉅
野知縣趙廷慶棄城固守廷慶妻親為供饋城中婦
女千餘人助之賊不能破會楊國棟兵至敗遁其再
犯兗州者亦為國棟所敗賊勢日衰國棟遂偕廖棟
等合攻鄆縣二人爭功不相能賊悉衆衝之四營俱
潰游擊張榜戰死官軍奪氣賊乘勢圍曲阜國棟等

援之乃去圍剡城旋為官軍擊敗遂復嶧縣賊黨又
攻陷夏鎮犯沛縣知縣林汝嘉堅守城獲全是時官
軍雖數勝而賊黨衆猶盛七月戊申彥乃視師兗州
祭陣亡將士甫出城賊萬餘人奄至城亟閉倉猝以
竹筐縋之而上總兵官肇基急督兵迎戰而令國棟
出賊後夾擊殺千餘人追奔至橫河賊倉皇奔渡溺
死無算遂攻破鴻儒於紀王城賊走保鄒縣適天津
僉事來斯行援兵亦至遂會師復滕縣救豐沛而國
棟等又大破賊於沙河賊勢日蹙官軍遂進圍鄒縣
築長圍掘隧道為必拔計賊窘其黨多降鴻儒猶抗

守相持三月賊食盡彥傳令急攻十月乙亥賊黨盡
出降鴻儒單騎走俘之以獻散其衆四萬七千餘人
賊盡平彥乃收戰地諸屍築為京觀樹碑紀績焉鴻
儒既至京師告廟獻俘磔於市鴻儒始被俘嘆曰我
與王好賢父子經營天下踰二十年徒衆不下二百
萬今事不成天也于弘志亦於是年六月聚衆據武
邑白家屯將取景州以應鴻儒時來斯行方援山東
保定巡撫張鳳翔急令還軍討賊斯行自景州直趨
武邑攻之弘志率死士突圍走為諸生葉廷珍所獲
凡舉事七日而滅鴻儒既獲名捕好賢好賢格鬪得

遷去獲之揚州送京師伏誅先是彥已加兵部右侍郎至是論功進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巡撫如故再加太子太保廕子錦衣世僉事賚銀幣加等彥以兵燹之餘奏請賑濟且言鄒滕二縣宜蠲賦三年鄆城嶧滋陽曲阜一年鉅野半之皆報許山東歲征折銀二百五十餘萬有司加耗十溢二三歲派大戶貼戶各五十戶費銀百兩皆以彥言禁之英國公遠族張樞倚勢橫恣入滕縣詭稱詔旨屠城傾取人貲彥疏列其罪坐誅三年八月召代董漢儒為兵部尚書極陳邊將尅餉役軍虛伍占馬諸弊因條列綜覈事宜帝

稱善立下諸邊舉行叅將王楹行邊為哈刺慎部夷襲殺彥請覈實論罪并敕諸邊撫賞毋增故額有傳我

大清兵欲入喜峰口者彥憂之畫上布士馬結人心厲膽勇固險要嚴哨探懷屬夷堅壁清野牽制海外八事帝皆褒納明年楊連劾魏忠賢二十四罪彥亦抗疏劾之自是為忠賢所惡五年貴州征苗兵屢敗彥復列八策以獻詔頒示軍中彥有籌略曉暢兵事然征妖寇時諸將多殺良民冒功及是其子昌胤為錦衣指揮僉事頗招搖都市於是給事中玄默御史

王珙交章劾之彥三疏乞罷帝心嘉彥功而忠賢挾前憾令秉傳歸昌胤復被劾削籍先是妖寇之興遼東經略王在晉嘗遣兵助討而彥敘功不及在晉憾之至是為南京吏部數詆彥南京給事中袁玉佩遂劾彥冒功濫膺且言京觀不當築詔削其世廕并京觀毀之尋追敘兵部時邊功即家進太子太傅未幾卒

陳道亨字孟起新建人萬曆十四年進士除刑部主事歷南京吏部郎中時同里鄧以讚表貞吉亦官南都人號江右三清當事知其賢將調之北部遜辭乃

已遭母喪家燬於火做屋以居窮冬牀無幃妻猶御
葛裳與子弘緒拾遺薪葬以禦寒或有贈遺固拒弗
受其志操如此三十六年起湖廣右叅政分守武昌
黃州地多劇盜條防禦十二事盜以衰息舉治行卓
異遷山東按察使就進右布政使轉福建為左所至
斥贖錢奇羨佐公費不私一錢四十六年以右副都
御史提督操江操江額兵萬五千船四百有奇遞損
至兵四十船六十猶多疲壞道亨移所司計度以兵
六千船百八十為額又構營舍以居陸兵令曰水兵
離舟陸兵雜營者罪不貸自是操江一軍改觀光宗

立進工部左侍郎總理河道漕渠額夫苦為勢家占
役道亨行視河隄按籍屢覈虛冒遂絕天啟二年妖
賊徐鴻儒作亂謀先據濟寧道亨急集壯士為守禦
計而以間執殺其渠魁賊遂舍濟寧攻陷鄆城道亨
策賊必掠漕舟方請兵防護而賊果陷夏鎮出彭家
口掠四十餘艘以去會沙溝營將姚文慶等兵至連
敗之奪還漕舟賊棄夏鎮遁漕運獲通道亨乃分兵
扼要害賊終不敢越軼事平增俸一級再賜銀幣三
年拜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營軍素驕悍道亨先
嚴將帥腹削之禁徐下令約束之衆皆服明年楊漣

及諸諫官群擊魏忠賢反蒙譴責道亨憤偕九卿合辭上言曩高皇帝定令內臣止供掃除不得典兵預政陛下徒念忠賢微勞舉魁柄而授之恣所欲為而舉朝之忠諫一不見納何重視宦豎輕天下士大夫至此耶疏入不納道亨遂連疏求去詔許乘傳歸踰年卒道亨貞亮有為自叅政至尚書不以家自隨一蒼頭執爨而已其沒也稱貸而後斂崇禎初贈太子少保謚清襄子弘緒字士業不就廢敎由保舉為晉州知州以文名

南企仲字伯穉渭南人祖大吉正德中進士歷紹興

知府有聲王守仁方家居從之游為開稽山書院聚諸生講論守仁亟稱之企仲舉萬曆八年進士以祖母年高請終養為張居正所惡下撫按勘問時論駭焉十二年起授兵部主事乞假歸里人有寓貲其家者夫婦並沒企仲呼其子還之尚書孫丕揚聞其事遂調之吏部企仲不知也歷考功文選郎中擢太常少卿進太僕卿陳馬政七事多見施行三十年帝以疾詔免礦稅釋繫囚錄建言貶斥諸臣既而悔之命礦稅如故餘所司議行而吏刑二部尚書李戴蕭大亨遲回數日未奏企仲抗疏劾之請亟罷二臣以謝

天下敕二部如詔奉行以收人心帝大恚傳諭盡停
二事嘉戴大亨守法而落企仲一官戴等引咎乞毋
以人言中止帝竟不從是時給事中蕭近高御史李
培余懋衡亦上疏請信明詔帝益怒並奪其俸因命
曩歲降謫若鄒元標等官六品以上者鑄二秩用六
品以下者貶雜職雜職者斥為民旨下舉朝大駭輔臣
合詞論救報曰朕怒南企仲當君父遘疾時狂言無
上又使新進言官逞臆妄論故有此旨今鑄二秩者
停俸一年貶雜職者鑄一秩為民者並免先是起廢
命下中外歡呼至是更以人言重其罰朝野亦失望

於是廷臣有咎企仲激沮者刑科給事中張鳳翔遂劾企仲先為吏部擢同官武之望而去之見擯清議故假建言博名遂削企仲籍天啟初起太常卿遷南京戶部右侍郎引疾歸崇禎二年薦起南京戶部尚書明年就改吏部尋以老致仕李自成陷渭南不食而卒年八十七贈太子太保子居業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恬於宦達天啟中始為禮部主事尋引疾歸城陷罵賊不屈死贈太僕少卿弟居仁天啟二年進士擢庶吉士授編修歷祭酒少詹事先企仲卒贈禮部右侍郎大吉弟逢吉逢吉子軒軒子師仲軒從子憲

仲憲仲子居益皆進士逢吉山西副使軒吏部郎中
嘗著通鑑綱目前編師仲南京禮部尚書憲仲叅議
居益工部尚書自有傳

論曰加賦一舉速國之亡康濟時艱汝華不能無憾
矣佐綜理河防漢儒彥道亨曉暢軍務而並抗顏朝
寧聲罪權璫非卓然特立者乎企仲父子同殉國難
抑又足稱也已

明史卷三百四十六

列傳一百九十七

朱燮元

李

樞

史永安
劉錫玄

王三善

蔡復一

王

城

沈敬煥

閔洪學

朱燮元字懋和浙江山陰人萬曆二十年進士除大理評事再遷蘇州知府時織造中官孫隆兼領稅務其爪牙吏大為民害市民葛成憤率衆擊斃七人燔里民助虐者十二家一市大譁燮元急出撫諭應時解散葛成者吳中義士既除民患即詣吏自承不累一人乃論死繫獄久之赦免鄉人德之表其墓曰葛賢燮元尋遷四川副使改廣東提督學校嚴抑奔競

巡按御史檄送諸生二十人鄉試盡除其名以右叅
政謝病歸久之起陝西按察使移四川右布政使遼
東用兵議增賦變元覈所部隱田以其賦充額民以
不擾天啟元年就遷左布政使將入覲會永寧奢崇
明反乃留治軍永寧古蘭州地奢氏獮獯種也洪武
時歸附世為宣撫使傳至崇周無子崇明以疎屬得
襲外恭順內實陰鷲子寅尤驍桀好亂時詔給事中
明時舉御史李達募川兵援遼崇明父子請行先遣
土目樊龍樊虎率衆詣重慶巡撫徐可求往閱師議
汰其老弱龍等遂鼓衆反殺可求叅政孫好古總兵

官黃守魁以下皆遇害惟時舉達負傷遁時九月十
有七日也賊遂據重慶分兵四出攻掠播州遺孽及
諸亡命奸人蜂起附之全蜀震動賊黨符國禎旋襲
陷遵義列城吏民望風先奔其秉城固守者知州則
真安楊汝昇合州翁彥登知縣則銅梁吳弘業南川
韓應龍遂寧曹元龍彭縣冉金中江鍾文焰什邡謝
奇舉執節死義者則興文張振德南溪王碩輔桐梓
洪維翰而已發兵崇明遂僭偽號設丞相以下官統
所部及徼外謀蠻數萬分道趨成都前鋒陷新都內
江於是敘瀘瓦解賊盡據木柁龍泉諸隘口指揮周

邦太率衆降冉世洪雷安世瞿英戰死夔元已戒行
蜀王聞變率士民出郊要之乃還時城中兵止二千
餉又絀夔元急趣近道兵赴援斂二百里內粟入城
經理粗畢十月十有七日賊已抵城下乃偕巡按御
史薛敷政右布政使周著按察使林宰等分陴而守
先發大砲擊之賊稍却殪其先鋒一人明日賊數千
障葦裹竹牌進矢石不能入夔元命架七星砲及火
箭火磚交擊殺數百人至暮賊擁鈎梯數千附城欲
上夔元戒士卒無譁第放砲滾木石比明賊積屍如
丘時冬月濠水涸賊驅民持篋束薪載濠土壘如山

上架蓬華伏弩仰射城中燮元夜緝壯士殺守者縱
火焚而頽之賊奪氣燮元又遣人決都江堰水入濠
濠盡滿賊乃沿橋得少息因捕斬城中通賊者二百
人懸首堞上賊失內應計大阻賊又于城四面立望
樓高與城齊燮元曰賊設望樓必出剽掠其中虛遂
命死士五百人突出擊之賊果無備斬其三帥燔其
樓而還是時援兵漸集登萊副使楊述程以募兵至
湖廣遂合安綿副使劉芬謙石砬女土官秦良玉軍
敗賊牛頭鎮復新都他路援兵亦復安岳樂至與賊
連戰皆捷然賊來亦益增日發城外塚墓擲枯骸城

上望見皆泣二年正月賊數千忽自林中大譟而出
有物如舟高丈許大五千丈樓數重牛革蔽左右板
如平地一人披髮仗劍上載羽旗中數百人各挾机
弩毒矢旁翼兩雲樓曳以牛俯瞰城中城中人皆號
哭燮元曰此呂公車也破之非礮石不可乃用巨木
為機關轉索發礮千鈞之石飛擊如彈丸車不得近
又以大砲擊牛牛駭反走乘勢縱擊敗之有諸生陷
賊中遣使來言賊將羅象乾欲反正燮元與約遣之
即與象乾俱來燮元方卧戎樓呼與飲象乾裹甲佩
刀燮元不之疑就榻呼同卧酣寢達旦象乾感激誓

以死報約城外舉火為號復縋而出自是賊中舉動
變元無不知乃遣部將詐降誘崇明至城下伏起獲
其從騎數人崇明跳免會諸道援軍亦至乃謀退兵
變元偵知製木牌數百投錦江順流而下令有司沉
舟斬筏斷橋梁嚴兵以待象乾果自內縱火崇明父
子遁走瀘州象乾遂以衆來歸圍凡百有二日而解
初朝廷聞重慶之變即擢變元右副都御史巡撫四
川以楊愈懋為總兵官而擢河南巡撫張我績兵部
右侍郎總督四川貴州雲南湖廣軍務我績未至成
都圍已解官軍乘勢復州縣衛所凡四十餘惟重慶

尚為樊龍等所據至五月秦良玉及副使徐如珂等
攻拔之燮元所遣將亦復建武及長寧獲偽丞相何
若海瀘州亦為官軍所復先是國禎陷遵義貴州巡
撫李樞已遣兵復之有永寧人通書總兵官楊愈懋
約大軍至己為內應事覺閩門遇害賊即用其家僮
夜出通信給官軍愈懋信之進至江門為賊所襲與
順慶推官郭象儀里居同知宋柱國等俱死賊遂再
陷遵義殺推官馮鳳雛當是時奢賊未平貴州安邦
彥又起朝議先錄守城功加燮元兵部侍郎總督四
川及湖廣荆岳鄖襄陝西漢中五府軍務兼巡撫四

川而以楊述中總督貴州軍務兼制雲南及湖廣辰
常衡永十一府代張我績自是兩督府分閩治軍川
貴不相策應賊愈得負險跳梁三年變元謀直取永
寧集將佐貳曰我之久不得志於賊者我以分賊以
合也乃盡掣諸軍會長寧連破麻塘坎觀音菴青山
崖天蓬洞諸賊若與秦良玉兵會進攻永寧擊敗者
寅於土地坎追至老君營涼傘鋪盡焚其營寅被二
創遁樊虎亦口創死復追敗於橫山八青崗坪諸處
抵城下一鼓拔之擒叛將周邦太降賊二萬踰城溺
水死者無算副總兵秦衍祚等亦攻克遵義崇明父子

既累敗逃入紅崖大國官軍乘勢蹙而拔之連拔天台白崖楠木諸國撫定紅潦四十八砦賊奔入舊蘭州城五月為叅將羅象乾所攻克崇明父子率餘衆走水西龍場客仲壩倚其女弟奢社輝不復能軍據險自守而已初賊既失永寧即厚賂安邦彥求救邦彥立遣二軍分窺遵義永寧雙元發兵敗走之總兵官李維新等遂攻破客仲賊巢崇明父子竄入深箐維新偕副使李仙品等分兵五路搗龍場賊戰敗生擒崇明妻安氏弟崇輝寅國禎皆被創走十一月錄功進右都御史時蜀中聚兵十六萬土漢各半漢兵

弱不任戰。土兵驕悍，好淫掠。文法難施，掠無所得，則託言乏食，散去既饜，又不肯復戰。每戰勝，機可乘，必肆要挾。故成都圍解，不即取重慶。重慶既復，不即搗永寧及永寧、蘭州，並下賊巢穴。旦夕可擒。又縱使遠竄，蓋土官率養寇自利，而官軍效之。故賊得展轉為計。至是，崇明父子窘甚。燮元以地屬貴州，非已所統。且蜀中已無賊，亦欲休兵息民。遂不窮追。先是永寧既拔，拓地千里。或遂欲郡縣之。燮元曰：公等率自營，不為國計。夫深山密箐，其人猶鳥獸，可以漢法治哉。乃割膏腴地歸永寧衛，以其餘為四十八屯，給降

賊有功者令歲輸賦於官曰屯將額於敘州府增設同知一人領之且移敘州兵備憲臣於衛城與貴州叅將同駐自是蜀中遂靖而安邦彥勢張甚四年春陷貴州巡撫王三善軍明年總理魯欽敗於織金四月貴州總督蔡復一軍又敗廷臣以三善等失事皆由川師不協助之故議合兩督府為一時燮元己加兵部尚書乃命兼督貴州雲南廣西諸軍移鎮遵義而以尹同臯代撫四川燮元既拜命奏上方畧檄諸路協征而身赴重慶調度兵食邦彥偵知之六年二月謀乘官軍未發分遣犯雲南遵義而令寅專犯永

寧未行而寅被殺乃己寅凶淫所部多亡去有何引者嘗受燮元金錢密圖寅寅覺毒考之不承乃釋因結帳下卒乘寅醉殺之寅既死崇明年老益無能為而邦彥亦乞撫燮元為聞于朝許之兵遂不進其年六月燮元亦以父喪歸偏沅巡撫閔夢得來代先是貴州巡撫王璠謂督臣移鎮貴陽有十便朝議從之夢得乃奏陳用兵機宜謂前此屢進屢敗由不得地利今日進取之方宜自永寧始由永寧而普市而摩沅而赤水百五十里悉皆坦途且赤水有城可守於此積粟屯兵移營漸進四十里為白岩六十里為層

臺又六十里為畢節從此抵大方不及六十里我宿
以重兵則諸番交通之路絕而大方震恐然後貴陽
遵義諸軍尅期並進賊必不能走而撫勦之柄在我
矣疏奏未報夢得遽召還代以南京工部尚書張鶴
鳴夢得議遂寢鶴鳴未至先所遣叅將楊明輝招撫
安位者邦彥以制書不赦已怒而殺之自是撫議始
絕莊烈帝嗣位武選員外郎王新命上言奢賦發難
墮名城殺大吏改元應順僭號大梁刻丞相五府六
部之印一時望風潰降者四十二郡縣賴天祐社稷
諸將士以次蕩平祇因敘功疏內不及魏忠賢名遂

矯旨俟黥事竣并敘夫黔與蜀不同地黔將與蜀將
不同功六年以來忠臣義士半登鬼籙而賞典不行
非所以勸有功鼓士氣也帝深納之鶴鳴祝師年餘
未嘗一戰賊得養其銳崇禎元年六月復召變元代
之兼巡撫貴州仍賜尚方劍七月錄前功進少保世
廕錦衣指揮使時寇亂久里井蕭條貴陽歸業者不
及五百家山谷所居悉苗仲而將士徃徃殺降報功
以故苗心不附反側時聞變元下令嚴禁為招流移
廣開墾募勇敢日集將士較藝一軍皆精二年變元
謀大舉平賊乃用夢得前議檄雲南兵下烏撒四川

兵出永寧下畢節而親率大軍駐陸廣逼大方總兵官許成名叅政鄭朝棟督兵由永寧復赤水邦彥聞之遣將分防陸廣鴨池三岔諸要害別以一軍趨遵義而自稱四裔大長老號崇明為大梁王合兵十餘萬先犯赤水變元先投計成名佯北誘賊深入度賊已抵永寧急遣總兵官林兆鼎從三岔入副將王國禎從陸廣入劉養鯤從遵義入合傾其巢邦彥恃勇擬先破永寧軍還拒諸將急索戰四川總兵官侯良柱副使劉可訓時守永寧遇賊五峰山桃紅壩大破之賊奔據山巔諸將乘霧力攻賊復大敗又追敗之

紅土川邦彥崇明皆授首時八月十有七日也當是時群賊奔潰諸軍蹙之可盡殲而川兵以爭級憤拔營先歸餘賊得遁去諸軍攻陸廣三岔者亦得利還捷聞帝大喜以成名與良柱爭功故賞久不行時烏撒安效良已死其妻安氏招故霑益土酋安遠弟邊為夫猶負固不服變元乘兵威移師霑益令雲南巡撫謝存仁發兵討之邊遁走遂復烏撒變元以境內賊渠已盡不欲窮兵移檄招安位歸正位不能自決其部下復謀合兵抗拒變元集將吏議曰水西地深險多箬篁蠻烟棘雨莫辨晝夜深入難出以此多敗

今當扼其要害四面迭攻以次蕩除賊乏食將自斃
於是焚山截流斬樵牧焚積聚旦出暮歸賊不能測
凡百餘日斬級萬餘獲生口數萬軍行得嚮道輒發
窖粟就食賊饑甚劉養鯤復遣人入大方燒其室廬
懸榜而出位大恐三年春遣使乞降夔元與約四事
一貶秩二削水外六目地歸朝廷三獻殺王巡撫者
首四開通畢節等九驛位皆受命率四十八日出降
夔元受之貴州亦靖遂上善後疏曰水西自河以外
悉入版圖沿河要害臣築城三十六所近控苗蠻遠
聯滇蜀皆立邸舍繕郵亭建倉廩賊必不敢猝入為

寇計鴨池安莊傍河可屯之土不下二千頃人賦土使自贖鹽酪芻茭出其中諸將士身經數百戰咸願得尺寸地長子孫請割新疆授之使知所勸帝可之初崇明邦彥之死實川中諸將功而黔將爭之變元頗助黔將屢奏於朝於是四川巡按御史馬如蛟疏詆變元變元力求罷帝慰留之其冬討平定番鎮寧叛苗乃通威清等上六衛及平越清平偏橋鎮遠四衛道路凡一千六百餘里為繕亭障置游徼行旅便之貴陽東北數里有洪邊十二馬頭故宣尉宋嗣殷地也嗣殷以助邦彥勦絕乃即其地置開州建城設

官又奏復故施秉縣招流民實之四年阿迷州土官
普名聲作亂陷彌勒州曲江所又攻臨安及寧州遠
近震動巡撫王伉總兵官沐天波不能禦伉坐逮論
戍爨元遣兵臨之遂就撫龍場壩者密邇大方前邦
彥以假崇明及崇明滅侯良柱欲設官屯兵以自廣
而安位謂己故地數舉兵相爭爨元不能禁會爨元
劾良柱不職良柱亦許爨元曲庇安氏納其重賄章
下巡按御史劉宗祥覈奏宗祥還朝亦劾爨元受賄
且以龍場永寧不置邑衛為欺罔帝以責爨元乃上
言禦夷之法來則安之不專在攻取也今水西已納

款惟在明定疆界俾自耕牧以輸王賦若設官屯兵此地四面孤懸中限河水不利應援築城守渡轉運煩費且內激蘭州必死之關外挑水西扼吭之嫌兵端一開未易猝止如襲雷同之見誇關土之功此人臣一時之利非國家久遠計也帝猶未許後勘地界卒如其議七年論桃紅壩功進少師世廕錦衣指揮使八年一品六年滿加左柱國九年再論平賊功世廕錦衣指揮僉事明年安位死無嗣族屬爭立朝議又欲郡縣其地燮元上書力爭遂傳檄土目布上威德諸蠻爭納土獻重器燮元乃裂疆域衆建諸番使

勢小力分各保土地復上疏曰水西有宣慰之土有
各目之土宣慰公土宜還朝廷各目私土以畀分守
籍其戶口徵其賦稅殊俗內嚮等之編氓大方西溪
谷里北那要害之地築城戍兵足銷反側夫西南之
境皆荒服也楊氏反播奢氏反蘭安氏反水西滇之
定番小州耳為長官司者十有七數百年來未有反
者非他苗好叛逆而定番性忠順也地大者跋扈之
資勢弱者保世之策今臣分水西地授之首長及有
功漢人咸俾世守凡虐政苛斂一切蠲除參用漢法
可為長久計因言其便有九不設郡縣置軍衛因其

故俗土漢相安便一地益墾闢聚落日繁經界既正
土酋不得侵軼民地便二黔地荒確仰給外邦今自
食其地省轉輸勞便三有功將士酬以金則國帑方
贖酬以爵則名器將輕今錫以土田于國無損便四
既世其土各圖久遠為子孫計反側不生便五大小
相維輕重相制無事易以安有事易以制便六訓農
治兵耀武河上俾賊遺孽不敢窺伺便七軍民願耕
者給田且耕且守衛所自實無勾軍之煩便八軍耕
抵餉民耕輸糧以屯課耕不拘其籍以耕聚人不世
其伍便九帝咸報可無何所撫土目有叛者諸將方

國安等軍敗燮元坐貶一秩己竟破滅之西南自是
悉定十一年春卒于官年七十三燮元長八尺腹大
十圍狀貌奇異善飲啖能兼二十人鎮西南久軍資
贖錢歲不下數十萬皆籍之於官治事明果軍書絡
繹不假手幕佐行軍務持重謀定後戰尤善用間使
人各當其材雖親愛犯法必誅有功即廝養卒不遺
也禦蠻一以忠信不妄殺苗民懷之初官陝西時遇
一老人載與歸盡得其風角占候遁甲諸術將別語
燮元曰幸自愛異日西南有事公當之矣內江有牟
康民者奇士也兵未起時語人曰蜀且有變平之者

朱公乎已而果然

李樛字長孺鄞人曾祖循義以諸生試督學不得高等請再試立就滄海遺珠賦卞和泣玉論二篇名大振尋舉進士歷御史衡州知府祖生威舉人鳳陽推官樛舉萬曆二十九年進士授行人三十六年擢御史時言路驟補七十餘人爭擊故輔沈一貫及其黨而樛與一貫同邑獨言一貫與沈鯉祗以通執稍殊致生異論言路遂指目樛為浙黨明年出為鹽法僉事刻意持廉日惟噉蔬菜宿蠹盡釐復條興革事宜為鹽政考繼者莫能易歷山東叅議陝西提學副使

復移山東叅政進按察使並以清勤著是時趙煥乘
銓斤詩教張廷登居言路擅朝政皆樞部內人以樞
雅不附東林數相推引四十七年秋擢右僉都御史
巡撫貴州部下多土司苗仲好作亂前巡撫張鶴鳴
用師五年僅乃克之甫去任清平興隆平越諸苗復
出掠樞至發兵討破之貴州宣慰同知安邦彥者宣
慰使安堯臣孫子堯臣死子位年幼其母奢社輝永
寧宣撫奢崇明女弟也代領其事邦彥遂揣兵柄會
朝議徵西南兵援遼邦彥素桀黠好亂欲乘以起事
請樞請行樞知其叵信諭止之邦彥計沮歸益糾黨

治械為反謀標憂之累疏請增兵益餉而中朝方急
遼事悉置不問會標連劾六疏乞休天啟元年八月
始得請而崇明已反於重慶陷遵義貴陽大震標慨
然曰上固許我去如封疆何遂起視事時城中兵不
及三千倉庫虛殫馳書貸之雲南湖廣得銀四萬有
奇乃募鎮筮及義勇兵四千儲米二萬石治戰守具
而急遣總官張彥方都司許成名黃運清監軍副使
朱芹提學僉事劉錫玄等將兵援四川連戰皆捷遂
復遵義及綏陽湄潭真安桐梓諸縣其時邦彥猶觀
望陰連苗仲日焚劫村堡守臣懼激變不敢加兵十

二月邦彥復率數千人詣標獻取奢賊之策請十萬金犒師欲遂襲據貴陽標知其謀止畀七千金而勒兵嚴為備邦彥不敢動快快去二年正月武傳崇明已陷城都邦彥遂挾安位反自稱羅甸王四十八夫及他部頭目安邦俊陳其愚等蠱起應之雲南霑益土目安效良亦與通謀邦彥首襲畢節都司楊明廷固守擊斬數百人效良助之城遂陷將士三千人俱沒賊遂分兵陷安順平壩烏撒效良亦西陷霑益而邦彥自統水西軍及羅鬼苗仲數萬人東渡陸廣河直趨貴陽別遣王倫等下甕安襲偏橋以斷援兵洪

邊土司宋萬仞糾苗仲九股陷龍里標聞變亟議城
守時二司及貴陽府正官咸入覲總兵張彥方鎮銅
仁都司黃運清駐遵義城中文武無幾人乃分兵為
五令錫玄及叅議邵應禎都司劉嘉言故副總兵劉
岳連營分禦四門以北門最衝標自當之諸生皆乘
城而巡按御史史永安專居譙樓圍街市兵防內變
學官及諸生亦督民兵分堞而守部署既定猶有言
賊可撫者比使者往悉受辱還二月七日賊遂長驅
而至望北城外旗鼓盡銳來攻標急購壯士迎戰敗
之賊轉攻東門亦為錫玄所却日暮賊來益衆鎮軍

兵多曳戈走檣等乃收衆入城明日賊據城西高坡
投矢石如雨應禎不能支城幾陷檣發大砲擊之死
者數百人賊奪氣乃日夕分番馳突以疲官兵檣曰
賊欺我不能出耳十六日簡精卒三百凌晨突出賊
驚却自是不敢薄城乃為樓高三丈許外布重葦中
藏健兒數十人推轆轤臨城又用婦人雞犬為厭勝
砲石不能加城中皆哭檣命烹一彘襍斗米飯投之
城外飼雞犬而張虎豹皮於城樓以被之乃得施砲
石夜縋死士從樓下燒之賊盡死又作竹籠萬餘實
土壘之高踰埤堦檣急撤大寺鐘樓建城上賊棄籠

去官軍出燒之自是數耀兵城外邀賊糧賊怒盡發
城外塚棄其屍分兵遍焚村砦又先後攻陷廣州普
定威清普安安南諸衛貴陽迤西數千里盡為賊有
矣方貴陽初被圍彥方運清合兵來救敗賊于新添
賊誘入龍里二將戰敗四月賊縱之入城曰使耗汝
糧是時城中益困而川貴總督張我續新任巡撫王
三善並擁兵不進標永安連疏告急兵部及廷臣亦
屢言之詔旨督責甚急且命雲南廣西發兵應援而
我續等卒觀望不進三善且遣使議和後不得已我
續乃自夔州移辰州三善則自沅州進平越以聚餉

為辭仍頓兵不進初彥方等入城衆皆喜樵獨憂之
曰倉儲幾何能堪此輩坐耗二將兵號二萬實不及
八千而日索萬四千人餉連三日出城頗有斬獲賊
遂收保宅溪樵深憂食盡與錫玄謀去兵遣裨將商
士傑等率所部九千人分往威清新添二衛運清有難
色樵按劍叱之曰違令者斬將士乃涕泣就道時賊
謂城必拔欲坐困之乃沿山為營柵隔過內外間數
日或旬始一攻城輒敗去至六月副總兵徐時逢叅
將萬仲仁率師來援遇賊於甕城河相持食盡仲仁
兵六千先逃賊乘虛橫擊衆軍悉潰諸將馮一龍白

身強等職焉自是聲援俱絕及七月賊聞三善將進
兵急欲拔城夜乘長梯而上城內間謀殺守卒以應
為邏者所覺乃擊退八月詭稱仲家鬻米入南門營
中舉火九月復梯而上北城並為守者擊却十月初
賊乃架木高坡俯瞰南城檣募死士燭之火五日夜
乃盡又於西城外石坡積薪木將履之登城亦被燭
賊盡攻擊之術城卒不拔乃遣人大呼城下官軍讓
城賊即讓路檣等守彌固而城中人實困甚里居緡
紳再出城撫諭並受謾詞而歸十一月賊已登俾天
將曙忽自退明日賊梯而登城上止餓卒六人荷戈

強起賊纔殺一人倏驚退躡梯失足死者無算賊大
駭謂城中尚有精兵數萬遂退去蓋若神助云時三
善屢被嚴旨乃大舉直搗重圍連戰皆勝賊大奔十
二月七日師直抵城下圍始解標乃辭兵事解官去
三善既破賊我績無寸功乾沒軍資六十萬言官交
劾解職候勘我績邯鄲人刑部尚書國彥于其後魏
忠賢用事責緣起戶部侍郎進尚書名麗逆案為世
大詬方圓之急也城中糠覈草木敗葉皆充食初食
死入肉後乃生食人至覩屬相噉考考運清部卒公
屠人市珠斤易銀一兩叅政潘潤民里居倡衆助餉

協城守甚力，祈生止一女，猶為士卒掠食。知縣周恩稷至自殺，以饗軍，升米直白金二十兩。標自誓必死，盡焚其書籍冠服，預戒家人急則自盡，皆授以刀。緣始城中民戶十萬，至是僅餘二百人，卒無叛志。以保孤城，皆標及永安錫玄功始標等在圍中。熹宗用都御史鄒元標請，進標兵部右侍郎，永安太僕少卿，錫玄右叅政。至是功當再敘，而御史蔣允儀中浮言謂安位襲職，時標索其金盆致啟蒙章，下貴州巡按侯恂覈未報。御史張應辰力頌標功，請優擢。帝付之所司，既而恂覈上力白其誣，帝以責允儀。允儀既委風

聞復詆檄甚力所司竟抑弗敘而黃陽之未圍也永安欲出避召錫玄榻前語之曰事急矣吾將親往諭止之錫玄不能尼以咨檄檄曰御史固無守土責然舉動不可輕責陽去水西七百里能以單騎自達乎且御史自度威望果如郭令公否此言將無謾人永安乃不果行其秋外圍急永安復欲出抵書錫玄告之再以檄言而止自是深銜兩人而錫玄當絕食特議發兵護檄永安出城身留死守後錫玄微露永安前謀永安大恚因詆錫玄議留身守城實欲輸城於賊遂騰疏攻之并詆檄與謀兩人上章辯帝並付所

司吏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孫璋等力為三人解
而言永安功第一當不次大用樛已進官當召還錫
玄已進叅政更當優敘詔可之然樛竟不召也錫玄
亦無他擢時二人並還里獨永安在朝故得居之為
功其鄉人居言路者又力為推轂故永安連擢太常
卿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再以兵部右侍郎總督三
邊而樛及諸將吏功迄不敘六年秋御史田景新頌
樛功不納崇禎元年給事中許譽卿再撫金盆事劾
樛帝召咨廷臣譽卿力持前說獨御史毛羽健為樛
解攻乃下廷臣平議吏部尚書王永光等議如羽健

言且曰既經言官指擯義難再出給事中余昌祚助
譽卿言會議非公金盆有據并詆羽健曲庇帝疑之
下川賁總督朱燮元等再覈羽健乃上疏曰今之苛
求樵者謂雖有全城之功難掩放釁之罪不知樵非
放釁者也安位之母即奢崇明之妹崇明遣子寅寇
蜀位即遣邦彥寇黔同謀已久何名激變當責陽告
急之時正廣寧新破之日舉朝皇皇已置責陽不問
後知李樵不死孤城尚存始命王三善往救比三善
至而責陽圍已十月矣安首初發難時志不在小崇
明欲取成都作家邦彥欲圖責陽為窟因結烏蒙烏

撤西取雲南復分道東下擾偏沅荆襄向非樛力扼
其衝東南塗炭何可勝言故樛之守貴陽直可方張
巡之守睢陽然睢陽終陷而樛卒全城以報天子雖
謂功邁古人可也按臣永安自解圍後不二三載驟
躋卿貳督師三邊近且以媚逆奄稱功建祠為臺臣
劾罷而樛則投閒林壑夢斷長安天下有權奇磊落
之男子而肯染指賄賂乎且既不錄功亦已甚矣奈
何更以永安之謗書為樛之罪案若夫金盆之說發
自允儀當年既自承風聞今日何執為實事希陛下
垂察報聞是時貴州人深德樛聞樛被謗爭為訟寃

變元乃偕巡按御史趙洪範交章雪其枉帝以咨閣
臣周延儒言允儀臣里人不敢以其言為是羽健嘗
劾臣不敢以為非帝意乃釋標事始大白九年冬始
敘守城功止進一秩賚銀幣亦不予廢時議以為薄
久之卒於家後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謚忠毅錫玄
長洲人起家進士圍城中與樞協心守禦功最多崇
禎中嘗一履寧夏叅政任即引歸性好禪學淡于榮
利既老託身方外以終

王三善字彭伯永城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由荊州
推官入為吏部主事時朝士方擊李三才三善亦惡

之自請單騎行勘遂為其黨所推歷考功文選郎中
進太常少卿天啟元年十月擢右僉都御史代李樞
巡撫貴州時奢崇明已反於重慶明年二月水西安
邦彥亦反圍貴陽樞及巡按御史史永安連章告急
趣三善赴援三善始駐沅州調集兵食已進駐鎮遠
再進平越平越去貴陽僅百八十里三善猶持重不
進疏請便宜從事給空名部牒得隨才授任帝悉可
之至十二月朔知貴陽圍益困集衆計曰失城死法
進援死敵等死耳盡死敵乎乃分兵為三副使阿天
麟等從清水江進為右部僉事楊世賞等從都勻進

為左部自將二萬人與叅議向日升副總兵劉超叅將楊明楷劉志敏孫元謨王建中都司陳嘉謨等由中路當賊鋒師次新安夜半傳賊至衆驚擾欲退三善叱止之卒無賊四日超以前鋒遇賊衆復欲退超下馬斬二人乃定揮刀賊首阿成驍勇善戰超偕部下張良俊直前斬其頭賊衆披靡適三善等大軍亦至遂進奪龍里城諸將以貴陽賊盛議駐師觀變三善不可六日侵晨策馬先進衆隨之賊謀知三善自將疑有數十萬軍相顧駭愕邦彥紹其衆曰吾當增兵來助輒遁去餘賊退屯龍洞官軍遂奪七里冲進

兵單節鏽賊來拒戰勢猶盛元謨用砲擊之者無算
明楷率烏羅兵如牆而進賊大敗再戰再敗斬首萬
餘級其渠安邦俊中砲死棄資械山積生獲邦彥弟
阿倫遂抵貴陽城下標永安死守已十月城且陷至
是皆慶更生標等請三善入城三善曰賊兵不遠軍
心未定我不可即安營於南門外明日破賊宅溪賊
走渡陸廣河三善遣使諭安位母子令縛邦彥降居
數日左右二部兵始至已湖廣廣西四川援兵亦至
時三善以二萬人破賊十萬有輕敵心惡諸軍後期
且憂乏食將散遣之為諸將諫止乃欲因糧于敵舉

劉超為總兵官令將一軍渡陸廣趨大方搗位巢以
揚世賞監之總兵官張彥方將一軍渡鴨池搗邦彥
巢以阿天麟監之漢土兵各三萬別令都司線補袞
將一軍出黃沙渡尅期並進超等至陸廣連戰皆捷
彥方部將秦明屏亦破賊五大寨諸將益輕敵邦彥
先已糾合奢崇明安效良兵誘官軍深入委棄財物
滿道三年正月超渡陸廣縱卒四出採食賊覘知壁
壘不固整兵薄之獨山土官蒙詔潛納賊賄遁賊乘
之官軍大敗爭渡河輜重盡棄先鋒楊明楷被執諸
將姚旺等三十六人殲焉賊遂并力攻鴨池軍彥方

部將章弘化遽引退諸營盡潰彥方退保威清惟補
衮軍獲全諸苗見王師失利復遽起剽掠土酋何中
尉逃據龍里自龍里至甕城橫屍四十里貴陽路梗
邦彥使李阿二督四十八莊兵圍青岩斷定番餉道
而令宋萬化吳楚漢分領苗仲為左右翼自統水西
軍將趨貴陽遠近大震三善急遣游擊祁繼祖等取
龍里王建中劉志敏等救青岩繼祖燔上中下三牌
及賊百五十砦中尉跳入深箐建中亦燔賊四十八
莊阿二中神槍遁龍里及定番路皆通三善又夜遣
建中繼祖搗八姑蕩燔莊砦二百餘斬首五百級窮

追渡河賊溺死無算萬化不知楚漢敗遣人詐降三
善佯許而令世實及志敏繼祖捲甲趨之萬化倉皇
出戰遂被擒并獲其妻子及軍師劉洪祖萬化桀黠
敢戰邦彥倚之至是奪氣群苗聞之復相繼效順三
善各界以黃幟俾樹之營中邦彥望見不敢出但增
兵鴨池陸廣諸要害浚濠塹自守而已時奢崇明父
子屢敗厚賄求救邦彥邦彥為發兵窺遵義永寧川
師敗之賊遁入紅崖諸圍總理魯欽等三路進勦生
擒何中尉彥方亦敗賊羊耳追至鴨池獲其戰象而
賊復乘間攻陷普安勢猖獗總督楊述中時遠駐

沅州惜於軍事畏賊不敢前朝命屢趣之始移駐鎮
遠持議時與三善左三善惠其掣肘屢疏求退不許
會崇明爲川師所窘逃入貴州龍場依邦彥三善議
會師進討述中暨諸將多持不可三善排群議以閏
十月自將六萬人渡烏江次黑石賊來逆戰連敗之
斬前逃將覃弘化以徇賊數失利乃柵漆山自固而
日遣游騎掠樵採者以老官軍官軍食漸乏訛言四
起諸將議退師三善怒曰汝曹欲退不如斬吾首詣
賊降不則惟有戰耳諸將乃不敢言三善懸重賞募
壯士直逼漆山而身緋衣綈冠肩輿張蓋自督陣語

將士曰汝輩知吾意乎戰若不捷此即吾致身處也
顧旁一山頗峻麾左軍據其巔賊不意官軍猝至倉
皇拔柵盡銳爭山將士殊死戰賊大敗遂焚其砦邦
彥狼狽走三善長驅趨大方道敗賊衆遂渡渭河降
者相繼十一月十九日師抵大方三善入居安位第
位偕母奢社輝走火灼堡邦彥竄織金先所陷楊明
措乃得還位既勢窘遣使詣述中請降述中令縛崇
明父子自贖三善則責并獻邦彥徃返間賊得為計
三善以賊平可竣議郡縣其地諸苗及土司聞之咸
惴恐益合于邦彥而三善先約四川總兵官李維新

合兵滅賊維新竟以餉乏辭三善屯大方久師老食盡迷中弗為援不得已議退師四年正月三日盡焚大方廬舍拔營而東賊躡之中軍參將王建中副總兵秦明屏戰沒賊緣道設伏官軍且行且戰九日次內莊明日移營後軍為賊所斷三善還救士卒多奔呵之不能止有陳其愚者素為賊腹心先詐降三善信之與籌兵事故軍中虛實賊無不知及是隨三善行武傳其愚山後遇賊三善勒馬回視其愚故縱轡衝之三善墜馬知有變急解印綬付家人拔刀自刎不殊群賊擁之而去三善罵不屈遂被害同知梁思

泰主事田景猷等四十餘人皆死賊拘監軍副使岳
其仰以要撫後具仰馳蠟書通計于外被殺三善個
儻負氣多權畧頗失之輕家中州好交四方奇才俠
客後多得其用救資陽時得邸報不覩或問之曰吾
方辦賊奚暇及此且朝議戰守紛紛閱之徒亂人意
其堅決如此先以解圍功加兵部右侍郎既陣沒巡
按御史陸獻明請優恤述中猶修怨敘將吏功不及
三善給事中郭興言疏駁之詔許優敘所司竟不行
崇禎改元始贈兵部尚書世廕錦衣僉事立祠致祭
九年冬敘解圍功贈太子少保大方之役御史責陽

徐卿伯上言邦彥招徠四方奸宄多狡計撫臣得勝驟進謂蠶苗不足平不知宅溪以西渡陸廣河皆鳥道如線深林叢箐彼誘我深入以木石塞路斷其郵書阻餉道遮援師則彼不勞一卒不費一矢而我兵已坐困矣後悉如其言岳具仰延安人舉于鄉歷瀘州知州戶部郎中貴州亂朝議謂具仰知兵用為監軍副使內莊之敗監軍四人其三得還惟具仰竟死王事田景猷貴州思南人天啟二年甫釋褐憤安邦彥反疏請齋敕宣諭令去逆效順廷議壯之即擢職方主事如其請時賊方圍貴陽景獻單騎馳往曉以

禍福令釋兵歸朝拜彥不聽欲屈服景猷日陳金珠寶玩以誘之景猷不為動賊乃留之不聽還一日遣其徒恐以危禍景猷怒拔刀直前擊之其人走免羈賊中二年至是遇害具仰贈光祿卿景猷太常少卿並錄其一子

蔡復一字敬夫同安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兵部郎中居郎署十七年始遷湖廣叅政分守湖北進按察使右布政使清介自持公廷間寂以疾歸光宗立起故官治兵易州尋遷山西左布政使盡心庶政吏民愛戴天啟二年以右副都御史撫治鄖

陽歲大旱步禱無效乃布衣素冠自繫於獄是夕遂大雨時奢崇明安邦彥方亂川貴復一練士卒繕城郭綏輯軍民部內寧謐四年正月貴州巡撫王三善敗沒進復一兵部右侍郎代之時喪亡之餘兵食益絀斗米至銀八錢復一馳至貴陽勞徠拊循籌戰守安反側人心乃定四月代楊述中總督貴州雲南湖廣軍務兼巡撫貴州賜尚方劍便宜從事復一乃召集將吏申嚴紀律部下肅然月遣總理魯欽等救凱里大敗賊衆俘斬五百餘人賊圍普定遣叅政尹伸副使楊世賞等救却之進兵搗其巢斬首千二百級

九月發兵通盤江路斬逆首沙國珍及從賊五百已
大破賊於汪家冲斬首二千一百魯欽等復破賊於
汪家冲蔣義塞斬首二千二百長驅直趨緄金緄金
者邦彥所居巢穴也緣道皆重關疊隘賊伐木壘石
塞山徑將士用巨斧開之或攀藤穿竇而入延袤數
十里賊衆如蟻力戰不能走遁入深箐斬首復千級
盡燔其廬舍營砦分兵窮搜卒不得邦彥所在乃班師
是役也焚賊巢數十里獲牛馬甲仗不可勝數復一
終以鄰境不協討致賊未滅請敕四川出兵遵義畢
節抵水西雲南出兵靈益抵烏撒特角平賊帝悉可

之因命廣西雲南四川諸郡鄰貴州者悉聽復一節制五年正月欽等旋師渡賊從後襲擊施州土兵先潰諸營盡潰死者數千人復一列上欽等罪且自劾是時復一既為總督而朱燮元亦以尚書督四川湖廣陝西諸軍以故復一節制不行於境外及是欽等深入而四川雲南兵竟不至復一以為事權不專之故上疏論之巡按御史傅宗龍亦以為言章下廷議僉請移燮元督河道令復一兼督五路師御史楊維垣後至獨言燮元不可易請令兼復一任所司列兩議上帝報如維垣言遂解復一任聽勘而以王城代

撫貴州復一俟代仍拮据兵事與宗龍計發兵勦破
烏粟螺螄長田及兩江十五砦叛苗斬七百餘級五
月賊黨安效良見雲南出師露益而懼約邦彥合兵
犯曲靖尋甸復一遣部將許成名往援賊望風遁又
遣劉超等討平越苗賊阿秩等攻破百七十砦馘賊
魁五十四人斬級二千三百有奇軍聲復振至十月
復一竟以勞勩卒于平越軍中訃聞帝嘉其忠勤贈
兵部尚書謚清憲任一子官復一好古博學善屬文
為人耿介負大節既沒橐無遺貲

斌應城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累官浙江按察使天

啟五年四月擢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時用師連年
每苦乏餉監軍御史傅宗龍銳意興屯漸翦水外逆
黨邦彥懼謀擾之六年三月以數萬人渡河入寇魯
欽戰敗中夜自剄賊乘勝深入群苗蕩起為助貴陽
三十里外行跡幾絕城與宗龍計遣叅將王國禎擊
阿沙壩獬兔因禎身冒矢石部下方國安劉鎮藩等
左右夾擊賊盡殲繼遣都司張雲鵬等擊邦彥于趙
官堡將士鏖戰四日賊敗遁道路復通初水外苗酋
李阿二來犯戚清東去貴陽僅四十里守將鄧玘趙
寶擊却之及欽敗賊復來寇玘等募死士夜斫其營

賊驚潰城獲全三月遣將破勾略叛苗斬首千八百級南北二百里間焚蕩幾盡十一月諸將李逢霖陳謙等破李阿二老虫添于白納賊猶出沒白崖狗場間諸將王國禎鄧玘張雲鵬牟文綬等前後夾擊賊復大敗老虫添尋授首賊黨漸孤先是邦彥敗還求撫于總督朱燮元燮元之請命于朝宗龍及貴州士民力爭不可兵部尚書馮嘉會不能決持兩可由是將士觀望按兵不進賊得從容為計城本無戡畧諸所調度多本之宗龍至是見賊不易平欲解去資緣同年李魯生請罷巡撫為任總督遂召城別用尋拜

南京戶部右侍郎崇禎元年言官劾其交通邪黨遂免歸後流賊犯應城城率家人守禦城陷遇害

沈傲烱字叔永歸安人父子本進士歷官通政使以建文帝不獲世饗請于懿文太子廟側別建一廟奉祀議雖不行議者避之終南京右都御史傲烱萬曆十七年進士歷禮部郎中出為福建提學副使累遷河南左布政使舉治行卓異召為光祿卿四十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故事雲南歲貢黃金三千兩神宗詔增二千商民甚困及光宗新政傲烱請如故額疏至而熹宗已繼統即可其奏蓄旬寇時出剽

掠至是乞降倣蚡為設兵置戍惠乃弭雲龍州土舍
段進忠與族人嘉龍爭襲不得殺嘉龍據州治侵掠
永昌大理倣蚡檄金騰瀾滄二道討之遂擒進忠撫
降其衆烏撒鹽倉土目安效良者露益土官安遠從
父水西安邦彥姻也兇狡好亂先謀襲據露益不遂
則遣其黨阿借擊遠于途以救免倣蚡聞于朝責效
良縛獻阿借效良不奉命益肆剽掠會四川奢崇明
反邦彥約效良及武定賊張世臣露益土酋李賢東
川土知府祿千鍾同時並起邦彥女弟設科效良弟
露益土目效賢婦也狡黠似其兄亦謀舉兵倣蚡深

憂之時已擢南京兵部右侍郎代者閔洪學未至乃
留治兵天啟二年正月邗彥果反效良首應之共陷
畢節效良復西陷露益傲炆方遣兵討效良而群賊
一時蜂起效賢陷平夷千鍾犯尋甸嵩明世臣攻武
定設科掠曲靖轉寇陸涼遠近大震參將袁善知府
周仕國督土官沙源等急擊千鍾於嵩明大破之再
戰尋甸賊復敗遁歸東川參將李思忠等亦敗世臣
武定城下而設科為副使黃似華等所破引去官軍
遂復露益平夷二城無何露益賊補鮮反連犯亦佐
越州羅平時傲炆方遣兵援貴州普安未發遂分兵

敗賊越州又破之羅平賊悉衆遁而新撫洪學亦至
乃以兵事委之而去四年拜南京工部尚書明年為
魏忠賢黨石三畏所劾落職閒住崇禎初復官卒於
家倣烱從父子來及兄倣焯俱萬曆八年進士子來
終貴州副使倣焯工部郎中倣烱子清培亦舉進士
歷禮科都給事中弘光時為祖父請謚詔謚子本恭
靖倣烱襄敏

洪學烏程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累官福建左布政
使天啟元年十月禮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至則群
盜猶未靖設科尤猖獗二年七月陷亦佐八月犯越

州九月圍羅平烏撒十月陷霑益轉寇師宗而亦佐營長安應龍亦合麟紇為亂十一月再圍羅平與其黨阿九分領上下五營勢張甚洪學調集土漢兵以三年正月擊賊黑耳砦盡降其衆遂移兵破師宗賊二月朔進解羅平圍三戰皆勝應龍遁歸其巢官軍乘勝復亦佐應龍竄普安四月官軍俘其妻女諸叛賊相繼降成質子輸賦洪學乃議擒設科用使焚人段起麟夜襲于霑益別砦擒以歸并獲其黨李賢餘賊多就撫部內漸安洪學乃遣叅政謝存仁叅將袁善將兵東解安南圍復普安及新興破八納馘盜魁

尹王保於是群盜沙珍等震讐肉袒詣存仁降存仁
等遂通道貴陽而還無何貴州巡撫王三善敗沒諸
賊復雲擾洪學遣守備張雲鵬土官普名聲等擊破
哈馬谷賊犂其巢又破水西賊之入普安者追奔百
餘里還復遇賊三營再擊破之臨安新平縣故丁苴
白改蠻窟也萬曆十九年賊平始置縣自後反者五
起至是其遺孽復亂延及嶠峨洪學及土官知縣祿
崇功自會城赴救賊遁去轉掠石屏時土官龍在田
從軍曲靖洪學遣寇救賊又遁去已而益聚衆謀再
犯新平及新化洪學遣游擊李思忠劉崇禮將兵討

之凡三月賊徒幾盡為置戍設防賊乃靖初祿千鍾
既歸東川勢猶盛嚙近五百里間幾無人迹然千鍾
年少本無謀畧其繼母惡之每陰輸其情洪學與巡
按御史羅汝元遣使責其縱賊令縛獻自贖千鍾佯
為恭順獻賊數人洪學因而撫之千鍾見崇明邦彥
舉事無成亦遂戢服洪學等乃分兵扼險輯流移招
反側建堡置臺有警收保失業者給土田牛種量收
其入佐軍由是遠近悅服賊魁楊化龍等咸束身歸
命惟張世臣桀驁自如武定知府胡其慥遣武舉李
瑗招之世臣留瑗砦中自率銳卒數百突抵武定城

下其慥出撫之歸猶反覆不靖洪學等購之百方卒
女獲乃命化龍以蠻兵千人夜圍其寨世臣復逃去
至四年七月瑗乘間設奇卒斬世臣首撫降餘賊數
千人自是武定尋甸間民得安枕先是安效良首為
逆後見群賊失利邦彥亦累挫乃遁歸烏撒守臣因
羈縻之二歲間不為患安應龍亦自普安歸之至是
效良乞降洪學令擒補鮮應龍自贖效良遷延久之
果執應龍來獻及使者還至曲靖副使王瑛遣兵襲
殺之效良怒復懷異志始霑益累遭殘破軍民一空
遂棄不守會土知州安遠卒無嗣洪學議令流官領

之繕城郭集流亡將由此進兵合川賁共滅水西邦
彥聞之懼五年夏懋效良及崇明以五六萬人來寇
賴袁善等力戰城獲全洪學為巡撫五年勞績甚著
錄功加兵部右侍郎六年冬召為南京右都御史即
以謝存仁代時川賁巨寇雖未滅其在雲南者已征
討略盡魏忠賢好關邊巡按御史朱奉禎希指類奏
先後武功請告廟宣捷大行賞賚帝可之於是司禮
內閣兵部兵科皆進官廢子洪學亦加太子太保世
廢錦衣指揮僉事莊烈帝即位洪學以病歸崇禎三
年春召拜左都御史明年代王永光為吏部尚書時

溫體仁秉政洪學以同里深相結所用文選郎中蔡奕琛又洪學郡人三人益相朋比不為清議所予五年秋員外郎華允誠御史周堪賡路振飛張震極劾令舉連章論列乃謝病去卒於家

論曰諸臣跋履窮荒身探炎穴幾經血戰而後有此尺寸之功不然蠻烟瘴雨烏道猩羅欲求一時之緣靖亦豈易易乎乃功成之後訾謗駢生賞不酬庸多方挫抑操斯術也尚冀其勤勞臣鼓士氣寧有是理耶